

紙香書香《紙書》香



燈下集
李丹崖

為縱陽人，其故鄉即產桑皮紙，該紙作為故宮等場所的大修，聲名遠播；他本人又從事「新聞紙」工作多年，所主持一家省級文化周刊編輯工作，影響了一批有文化情結的讀者。因此，張揚寫一本關於紙的書，順理成章，亦師出有名。

如蠶啃桑，如繭抽絲——這是我讀完張揚散文集《紙書》的第一感覺。

張揚從徽山皖水上吹行的風聲寫起，以風為針，串聯出桑皮紙的製作所需要的原材料、桑皮紙誕生的場域、製作流程、製作工具、製作技藝，以美文的方式寫桑皮紙，處處洋溢着紙之風骨，暈染着悠久的文脈，勾連着關於紙的典籍紀錄，行筆之風猶如白蠶啃綠葉，亦如金繭抽雪絲，給讀者帶來別開生面的現場感，亦在行文之間滲透着博物的美學元素。

如蚌藏珠，如人飲水——這是我讀該書的第二翻印象。

粗略估算，張揚與桑皮紙接觸恐有四十餘載，四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遭捧出《紙書》來，可謂耐得住寂寞，也蓄得住積澱。當下，寫一本書何其容易，又何其難！容易的是草草行筆，淺淺記錄，讓人讀起來味同嚼蠟；難的是寫成深度，寫出新鮮感，寫出韻味來。張揚無疑是後者。他的行文是隱忍的，筆墨從不宣揚張揚飛揚，而是低沉低徊低吟。他寫紙從未開門見山，而是寫故鄉原野上的風，以及經過的書，還有故鄉敬惜字紙的鄉民，窮不丟書的讀書人，而後再寫紙，好比給紙搭建了一個抗風耐造的舞台，讓紙張在舞台上盡情

表達和闡釋。寫文化類的書籍，是要沉得下心氣的，也要從卷帙浩繁的故紙堆中浮得出來，關鍵是寫出自己的風骨，《紙書》一書翻開，讓人手不釋卷，目不轉睛。

如風行水，自然成文——這是我再讀該書的第三份心得。

好書不厭百回讀，這是古人的做法，現如今，能讓你讀第二遍的書就一定是好書。讀書寂寞，讀好書就不寂寞，而是過癮。過眼癮，張揚為讀者織就了一張密密匝匝的綢子一般，曠野裏葳蕤生長的草木，長街短巷裏造紙的水流聲，收紙人吆喝聲，筆墨在紙上行走的嚓嚓聲，利刀裁紙的鏘然聲，漿糊覆在紅紙背部貼春聯的捋紙聲……聲聲入耳，一個關於紙的道場通過一本書的方式展開。張揚的行文多閒筆，或者說他能隨時宕開一筆，又收得回來，似放風箏。他寫紙，會花很多筆墨寫地方風物，寫歷史掌故，寫周遭文友對於文化和文脈的喟嘆，寫歷史上造紙人關於紙的種種情結，甚至會寫到戰場之外，政敵的書信互答，信札互酬，還會寫關於紙的詩歌和散文，那是紙與墨的纏綿和絮語。

如遇青山，如坐春風——這是我讀該書的第四種領悟。

《紙書》可以作為社科類讀物來讀，其中關於紙張的非遺製作技藝，關於造紙的歷史淵源和掌故，關於人和紙和時代的牽連和糾葛，寫得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我更願意把《紙書》作為一本散文集來讀，紙薄韻厚，張揚的文筆何其了得，不看他的旁徵博引，不看他的筆墨騰挪，不看他對於紙的風雅吟誦，單看他句段之間的張力和質感，即可感知字字珠璣。在他的筆下，粒粒漢字如草木頑石，句句短短如長江大河，橫互在紙張上，看得人如遇青山，如沐暖陽，如坐春風。

初夏已至，風長氣靜，正是讀書天，且讀《紙書》。



醉蝶花醉人



市井萬象

在重慶市巴南區二聖鎮天坪山雲林天鄉景區內，百餘畝醉蝶花吸引市民前來觀賞。

中新社

「無極」歸來——再談「留法三劍客」之二



東西走廊
閔捷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日，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五個月的「大道無極——趙無極百年回顧特展」開幕，館長余旭鴻為觀眾做了最後一次導覽，不少觀眾遠道而來，只為最後再看看這個迄今亞洲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趙無極作品展。

十一年前趙無極逝世時，我曾在新聞稿中寫道：「一生在想像世界裏馳騁，此番駕鶴西歸，彷彿是他在虛空世界裏的又一次旅行。只是這一次，他不再歸來。」二〇二三年，在多方面的通力協作下，趙無極二十年前想回母校辦大型回顧展的夙願終於實現，這位享譽世界的藝術大師魂兮歸來！

此次展覽由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中國文聯和浙江省政府主辦，中國美院和趙無極基金會聯合策劃，得到法國駐華使館、中國駐法使館、中國駐瑞士使館的特別支持。展覽共分六大板塊：兩個傳統、融會共生、如鏡他山、無限生機、如詩如畫和成為無極，多角度系統梳理了趙無極在不同時期的藝術探索。趙無極一九三五年考入杭州藝專（中國美術學院前身），師從現代藝術大師林風眠、吳大羽等名師。一九四八年二月，趙無極啟程赴法國留學，他在杭州藝專的師兄吳冠中、朱德群也先後來到巴黎，這三位林風眠門下的高材生，被後人並稱為「留法三劍客」，成為中國美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趙無極的足跡遍及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旅行的經歷開闊了他的視野，他的畫幅也越來越大。

氣勢磅礴、大家風範，這是媒體和藝評人形容趙無極畫作時常用的詞彙。他以更高的文化見識從遠距離把握中國唐宋以來的藝術傳統，他曾說：「我畫油畫時用筆的方式得益於中國的毛筆字，而且我在畫中力求自由的空間關係，我的視點是像國畫中那樣移動的多視點。我希望在畫中表現虛空、寧靜與和諧的氣氛，表現一種氣韻……」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高世名說：「趙無極先生的藝術以中華文明之傳統、開現代繪畫之生面，在世界藝術史上創造出獨樹一幟的東方氣象。他的作品『不中不西、既中既西、非古非今、亦古亦今』，是東西方文明互鑒在現代美術領域的最高成就，在世界藝壇綻放出中華現代文明的絢爛花朵。」

本次展覽展出的三聯畫《向我的朋友亨利·米修致敬》是趙無極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〇年的巨幅作品。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本次展覽策展人余旭鴻介紹，當時正值趙無極的好友米修誕辰一百周年。米修是法國著名詩人，熱愛中國文化，趙無極借米修向中國文化傳統致敬。趙無極當時寫下了這樣一段頗具洞見的話：「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為人們提供了寬廣的道路以及各種創作的契機。如今把握這些契機的時候到了，巨變已不可逆轉。」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趙無極當選法蘭西藝術院終身院士，成為繼朱德群之後第二位當選的華裔畫家。法蘭西學院第一位華裔院士程抱一在評價趙無極的藝術創作時說：「他開始了激動人心的長期探索，並吸取了西方藝術的偉大之處。與此同時，他也發現了東方文化之精彩。」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此次展覽也是中法文化交流項目之一，正如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所說：「趙無極先生本身就是法中友誼的化身和典範，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對話的典範。」

自稱是「中法畫家」的趙無極說：我是受中國的影響，對國外的東西也看得很多。因此，我對油畫有一些自己的見解。中國文化很豐富，當然對我幫助很大。他們說從我的畫上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韻味……我的畫西方的味道也有，東方的風格也有，這是自然的融合，硬做做不出來，不能勉強。

中國文聯副主席、浙江省文聯主



▲趙無極三聯畫《向我的朋友亨利·米修致敬》。

作者供圖



尋覓



藝苑草
解英

我飛
飛翔在藍天中
朝霞扯來瑰麗雲朵
織就出
晶瑩潔白萬丈霓裳

我游
暢游在大海中
魚蝦嚙來斑斕水草
鋪設出
五彩繽紛千里殿堂

我飛
飛過蒼茫天際
與星辰結成伴侶
任他托起我孤寂魂靈
在神秘穹窿中
自由穿越飄逸

我游
游過無垠海域
與浪花結成伴侶
任他承載我孤單身軀
在浩瀚汪洋中

盡情嬉戲游戲

親愛的朋友
倘如你想我
請去天邊抓一把雲
雲中有我筋骨血脈
倘若你念我
請到海邊掬一捧水
水中有我衣鞋鞋履

親愛的朋友
我雖飄飛在寰宇中
我雖游戲在深海裏
但你 永遠永遠
彌留在我心底

只因為
那燃燒的波濤
那熾灼的空氣
緊緊地
緊緊地
縈繞着你我
亙古不離棄

此心安處是吾鄉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此乃蘇軾寫給王定國侍人即小妾的一首《定風波》，同是患難之人，同遭貶謫之變，世態炎涼，馬高蹄低，豈是一言能盡？這首《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實實讓人感動，錚錚鐵漢亦有淚。

讀蘇軾詞，酣暢淋漓，熱血男兒，奔放不羈，有「大江東去」之豪邁，有「前後赤壁」之壯賦，有「回首向來」之狂傲，有醉不嘔，不吐不快。

蘇軾見患難之友王定國，該有多少千言萬語？蘇軾當年因「烏台詩案」被從湖州太守任上五花大綁拖至烏台，遭受一百三十八天的苦牢大獄。但最使蘇軾心疚的是，因「烏台詩案」無辜株連那麼多好友，其中最倒霉、被株連最慘的正是王定國。王定國世家為官，鐘鳴鼎食人家，與蘇軾好友，無所不至，「烏台詩案」，晴天霹靂，抄家貶官，發配勞改。王定國是「烏台詩案」中處罰最重的官員，一貶到底，且被發配到當時最邊遠、最艱苦的嶺南荒僻之地賓州。蘇軾對此十分內疚，多次愧疚久矣，認為自己之罪，累及定國受冤。

待兩人再相見，何堪之言？唯有盡酒一醉。席間，一直跟隨王定國流放患難的小妾，即寓娘也稱柔奴，上前敬酒，蘇軾無以感言，方有：「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別問苦不苦，別問難不難，只要能和王定國在一起，再苦再難也心甘。「此心安處是吾鄉。」心甘情願，這一句曾感動過多少有情人？

寓娘之所以感動蘇軾至深，一是蘇軾亦是「逆行人」，深受其苦，深受其難；二是寓娘並非王定國之妻之妾，實際上是王府中的歌伎，在那種政治迫害高壓之下，王家已近「家破人亡」，妻妾自願四散，獨獨有寓娘相隨，甘願隨之赴難，誰知苦海可有岸乎？寓娘毅然決然地選擇，只求吾心安處，贏得蘇軾崇敬，惺惺相惜。當時的宋朝但凡官宦人家，皆有歌女相惜。蘇軾為官時亦然，亦未能超俗，這是歷史。蘇軾在西湖為官時，結識了一位少女，雖家境貧寒，淪為西湖歌女，但天生麗質，聰穎靈慧，能歌善舞。秦觀見過，其言：「美如春園，目似晨

曦。」此女王朝雲。

蘇軾有一首千古有名的悼亡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是他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十年後的一個夜晚相夢而見，悲情難禁，思緒難斷，「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公元一〇九三年，蘇軾第二任妻子病逝，他悲慟萬分，又寫下祭文，「淚盡目乾」，「唯有同穴」。後蘇軾六十六歲死後，便與其第二任妻子同穴安葬。

蘇軾欣賞王朝雲的氣質和才氣，互相的愛慕，產生的愛情，蘇軾作詩示情愛：「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後正是蘇軾為王朝雲贖身。經「烏台詩案」之變，家境敗落，免官去職，先是鋃鐺入獄，繼而遭貶謫放逐，朝為堂上吏，夕作階下囚，相隨相從皆作鳥獸散，唯有朝雲始終相隨。布衣荆釵，相依為命，不捨不離，無怨無悔，這就是王朝雲。讓人敬佩。王朝雲在蘇軾最苦悶、最艱難、最彷徨時和他談詩詞，談禪道，談天之高，雲之淡，風之輕，水之鳴。

王朝雲可稱得上是蘇軾最貼己的知音。他寫的一首《蝶戀花·春雨》，「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每吟此詞，王朝雲都會潸然淚下，有時會泣不成聲。

一千多年前的嶺南惠州太荒蠻了，生活極其艱苦不言，且瘟疫常肆，無醫無藥。蘇軾有一句最荒誕的「反詩」且流傳甚廣，「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如此是尋死，天下有日啖三百顆荔枝乎？死在嶺南，長作嶺南魂矣。王朝雲本體弱多病，強支病體相隨於蘇軾，蘇軾為此事內疚甚深，曾有詩「茲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弦外之意，君不負我，我負君耳。縱觀蘇軾一生，蘇子瞻負過誰？唯王朝雲是子瞻有負之人。才三十四歲的王朝雲因病死於惠州，這對蘇軾的打擊太大了，那年他已六十一歲。王朝雲死後，蘇軾專為其作了追念的佛事，又為她修了追念亭，楹聯是蘇軾親題：「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五年後，六十六歲的蘇軾去世。「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